一部全面揭秘奥运幕后的犯罪小说

# 终极对抗

ZHONG JI DUI KANG

张磊◎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一部全面揭秘奥运幕后的犯罪小说

## 【作者简介】

张磊，七十年代生人，始终专注于犯罪题材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曾出版畅销长篇小说《雪亮军刀》、《城北黑帮》等，并发表中篇小说《铁原以北》、《永不磨灭的番号》。曾获新浪原创大赛军事历史类总盟主，解放军文艺颁发的2006年度“军旅优秀作品奖”，2008年“第四届中国移动E拇指大赛铜奖”。另曾担任电视连续剧《杀虎口》文学统筹等。

# 终极对抗

一部全面揭秘奥运幕后的长篇犯罪纪实小说

张磊◎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对抗/张磊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6

ISBN 978-7-5057-2761-8

Ⅰ.①终… Ⅱ.①张…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6768 号

书名 终极对抗

作者 张磊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61-8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目　录

楔子 ..... 1
第一章　重案 ..... 2
1.大案前夜 ..... 2
2.抓捕 ..... 4
3.双雄 ..... 6
4.出大事了 ..... 14
5.噩梦 ..... 19
第二章　迷案 ..... 26
1.警和贼 ..... 26
2.警察的动员 ..... 33
3.警察被耍了 ..... 39
4.夺面双雄 ..... 47
5.人质风波 ..... 52
第三章　诡案 ..... 55
1.蒙混过关 ..... 55
2.爱情的嫩芽 ..... 65
3.宵夜危机 ..... 74
4.线索 ..... 80
5.踩点 ..... 87
第四章　奇案 ..... 96
1.关键的线索 ..... 96
2.偶然 ..... 104
3.想家 ..... 108
4.曙光乍现 ..... 114
5.无耻的画家 ..... 117
第五章　大案 ..... 122
1.奔赴郑州 ..... 12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意外的抓捕 ..... 127
3.他的秘密 ..... 132
4.罪犯的报恩 ..... 140
5.摄像头 ..... 146
6.盗亦有道 ..... 151
第六章 悬案 ..... 163
1.工作关系 ..... 163
2.意外的收获 ..... 168
3.手机号 ..... 173
4.布网 ..... 177
5.张伟遇险 ..... 183
6.尘嚣 ..... 188
7.可怕的前奏 ..... 195
第七章 枪案 ..... 200
1.要出大事了 ..... 200
2.争锋 ..... 205
3.望城的线索 ..... 210
4.重要的案情通报 ..... 215
5.恐惧的总和 ..... 220
6.子弹上膛 ..... 224
7.火线缉凶 ..... 229
第八章 火案 ..... 235
1.火线 ..... 235
2.大搜捕 ..... 241
3.小贼 ..... 245
4.宝贵的线报 ..... 251
5.侥幸逃脱 ..... 255
6.分离 ..... 261
第九章 破案 ..... 267

1.风声 .....267
2.风暴前的安宁 .....270
3.恐怖的威胁 .....276
4.步步紧逼 .....280
5.大协查 .....285
6.子弹飞舞 .....290
尾声 .....299

# 楔子

夜色撩人，安谧的城市杀机四伏。

一辆白色捷达车缓慢开进路口，宁静的夜晚正在慢慢被打破。

一名负责监视的警察通过长焦镜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捷达车的车牌号，然后扯着嗓音威严地对身边的警察说：

“准备。”

他身边的警察将冲锋枪顶在肩上，透过准星观察着楼下的动静。如果这辆车现在试图逃走，他会毫不犹豫地射穿它的轮胎或者变速箱。

捷达车放慢了速度，似乎在寻找车位，又似乎是在找人。

警察们都紧张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这辆车。

捷达车终于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年轻人的手始终插在两个硕大的牛仔裤口袋里。

两个人锁好车，开始朝一栋居民楼走去。而路口那几个正在喝啤酒的中年男人还在大声地喧哗着，就像一帮闲汉。

那两个人越走越近，其中一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他轻声说了一句：“等等，不对，有雷子。”

虽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路口的那几个中年人，但他们拿不准，这些人到底是在这里喝啤酒的闲汉，还是等着抓他们的警察。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瞬间，几个中年人“嗖”地站了起来。

两个年轻人立刻转身飞跑，刚跑了没几步，就被斜刺里冲出来的警察扑倒在地，另一个又跑了十来米，凌厉的枪声响了。

“站住，再跑就开枪了。”警察们威严地喊着。

三名端着冲锋枪的警察从路口的面包车里冲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那个年轻人的脑袋。

另外两名中年人拎着手铐飞奔上前，将他扑倒在地，利落地上了背铐。

短短的一分钟，抓捕就这么结束了。陈平擦了擦脸上的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 第一章 重案

## 1.大案前夜

从立交桥上面看过去，穿过城市中心的长江就像一条镀金的带子，斜斜地将这个城市分成了三块主要城区。一艘滚装船鸣着汽笛缓缓地停靠在码头，忙着下班、放学的人们熙熙攘攘地从船上下来。

一个戴着棒球帽，穿着铅灰色短风衣的中年人随着人流下了船。他大约三十五岁，身材瘦削，捧着一个快递公司的纸箱子，不紧不慢地走上了码头，然后穿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来到一片上世纪七十年代集中修建的船厂家属区门口。

他叫张伟，一九九二年第一次入狱，出狱后第三年，因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再次入狱，直到去年年初才重新出狱。

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上了记号，也刻上了无可奈何的叹息。时间就是这么残酷……

三十五年的生命中，他在监狱服刑十七年。这十七年中，他每天都在告诫自己；出去之后，要做更大的买卖。

现在他不紧不慢地穿过小巷子，走到家属区最里面的三十七号楼前，然后在楼下观察了一会儿。这一片尽管都是老家属区，但是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每个楼道的一层入口，还安装了电子门禁。

他停下来点燃一根烟，看上去像是在等人，不露声色地看着忙忙碌碌下班的人们。观察了一会儿，他走到巷子里的一家便民超市，在门口的小菜摊上买了一小捆大葱，然后拎着大葱走到了三十七号楼的门前，站在门禁旁边。

看上去他就像许多要回家的职工一样，因为没带门禁卡而在门口等着别人开门，再加上他手里还拎着一捆葱，所以看上去一点也不扎眼。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刚下班的职工过来了，他们用门禁卡开了门，张伟便跟着他们进了楼道。但进去之后，张伟并不着急乘电梯，而是走到楼道的信箱旁边，装作看布告栏的样子。等那几个职工上了电梯，他才慢腾腾地走到电梯旁，坐下一趟电梯上了这座楼的第七层。

电梯停住了，他走出电梯，顺手扔掉了那捆大葱，脱掉了铅灰色的风衣，露出穿在里面的浅蓝色快递公司的夹克。这么看上去，他很像是个普通的快递员。

张伟走到七○三房间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应了一声："谁啊？"

"送快递的。"

里面的人迟疑了一下，但还是通过猫眼看了看外面，张伟捧着一个快递纸箱子，看上去和这个城市所有靠送快递来讨生活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里面的人在开锁，张伟顺手把纸箱子放在地上，从后腰拔出了插在皮带上的手枪。

门开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顶在里面的人的脑袋上。

"别动！"

张伟捆好了屋里的人。他捆得非常仔细，先用尼龙细绳捆住他的手脚，然后又用胶带反复缠绕了好几圈，最后强迫对方张开嘴，让他把一个乒乓球含在嘴里，再用胶带在嘴上裹了好几圈，确保他没办法把乒乓球给弄出来。

他把那个人从地上拽起来拖到卫生间，用绳子把他牢牢捆在暖气管子上。随后他又认真检查了一遍，每个结都是死结，要是不用刀子，光是解开这些绳子和胶带，没有五六分钟是完不成的。

把人捆好之后，张伟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大了一点儿，这种音量基本上能盖住被捆绑者低沉的呼吸声，而且还不会让隔壁的邻居反感。

他找到对方的手机，卸掉了电池，又找到屋子里的座机电话，拔掉了电话线，最后才不慌不忙地离开这个房间。出门的时候，他还顺手把门口的门铃和门禁电线给扯断了。

他锁好门，从消防通道下楼，路过楼下垃圾桶的时候，把锁门的钥匙扔了进去。

## 2.抓捕

河滨新区的街道上，一辆普通的捷达车里面坐着两个焦躁不安的人。一个是陈平，另外还有一个长得很强壮的中年男人。陈平时不时地看看手表，时间快到了。他们发动车子，开到了一个做活鱼的饭馆门口。

陈平和那个粗壮的中年人下了车，走进旁边的一家饭馆，然后来到前台说了一个人的名字。前台的服务员带着他们穿过大厅，来到了饭馆最里面的一间小包厢。

尽管才七点多，但饭馆里面已经很热闹了。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不紧不慢地吃喝着。这让饭馆的老板觉得很奇怪，在这偏僻的地方以前生意很少这么好过。

陈平穿过饭馆大厅的时候，里面的食客好像都在兴高采烈地吃喝、聊天，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们两个。这似乎有点不正常，因为陈平和他身边的人都穿着很张扬的漆皮风衣，眼神中也流露出不羁的放肆，一看就知道绝非善类，很像这个城市灰色接缝中的小混混。

进了包厢之后，陈平脱掉外套，坐在一张椅子上，把腿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点了根烟，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

“我们到了。”

“好，我们马上到。”

一分钟之后，隔壁包厢的门开了，出来一个年轻人。他敲了敲陈平所在包厢的门，然后拉开门轻声说：“大哥请两位兄弟到隔壁包间喝茶。”

陈平和身边的伙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起身，拎着一个不起眼的塑料袋跟着到了隔壁包厢。

这个包厢里有三个男人，一脸的暴戾之气，目光冷峻地看着陈平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努努嘴，示意陈平坐下来喝茶。

“钱带了？”坐在门口的一个人问。

“带了，门口车里头，我先看看你的东西。”陈平回答。

“东西就在这儿，老子要先看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看钱后看钱，有他妈什么区别啊。我看看东西，没错的话，我这个伙计带着你的兄弟出去拿钱。”

门口的那个人想了想，然后转头朝那个年轻人说：“拿出来。”

年轻人打开窗户，从栏杆后面空调外机的夹缝中拿出一个不起眼的人造革手包，将包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塑料袋裹着的咖啡色小药瓶。年轻人打开药瓶，在桌子上的玻璃转盘上倒出来一点白色的粉末。

门旁边的中年人：“看看东西吧，总共一百八十克。小周，把天平拿出来。”

那个叫小周的年轻人从地上的挎包里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咖啡色玻璃药瓶和一个医用天平，这是为了称重方便。陈平掏出一张银行卡，非常细致地刮了刮玻璃转盘上的白色粉末，刮完了还看了看，最后又将白色粉末分成了几个竖道。然后，他堵住一侧的鼻孔，把鼻子凑在白色粉末上吸了一点儿。

等了大概五六分钟，陈平的表情变得异常怪异，眼神也仿佛有点空洞了，亢奋地叫了一声：“啊，爽。”他揉了揉鼻子，擦掉了鼻孔旁边的粉末。

中年人：“怎么样？”

“不错，老大就是老大，质量不错。”

“那把钱拿过来吧，这边先给你称一下重。”

“行啊，嗯，你出去把钱拿过来。”陈平向他旁边的那个人使了使眼色。

和陈平一起的那个人站起身，走到包厢门口，拉开了包厢的门。

与此同时，陈平迅速起身，一记肘拳劈面打在门口中年人的喉结上，被打的人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正在这时，从门外忽然冲进来一群人，他们都端着手枪、握着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包间里的人。

“别动，再动就开枪。”其中一个人厉声喝住年轻人，然后给他上了背铐。

陈平摁住门口的那个中年人，用膝盖压住他的脖子，其他人赶紧上前帮忙，给他戴上了手铐。陈平站起来，擦了擦额头的汗："把他们带回去。"

## 3.双雄

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市局的院子里，陈平和同事从一辆金杯车里把抓来的三个毒贩押了下来。几个同事带着毒贩去办手续，陈平和另外两个参加抓捕的同事走到刑警队的办公室，脱下衣服，检查完枪支，交给文书锁进枪柜。

陈平并不急于审这三个毒贩，情况已经掌握得很清楚，唯独三个毒贩的供货上线还没有查到。但陈平不着急，整个晚上都可以对付他们三个，有的是时间。三个毒贩是分开关押的，这是为了防止他们串供，还有一个好处是分别关押，会让他们各自猜测对方会不会提前招供。

办完收押手续，陈平和几个同事去市局斜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因为晚上还要突审，所以大家喝酒都非常克制；点的都是家常菜，都想吃饱点，因为通宵突审嫌疑人，这是一个体力活。

吃完饭，几个人围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无外乎市局里面这段时间的趣闻轶事，以及一些干部的升迁之类的谈资。

就在陈平吃饭的时候，张伟已经打车回到了他们的租住地。他打车的时候很小心，先坐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然后又换了一辆车到租住的小区外面。他每次进这个小区都会走不同的路线，哪怕是绕远一点。

这样做不仅可以防止警察在其中一条路上堵人，还有助于观察到小区里面有没有陌生的车辆，尤其是那种半新不旧的轿车，玻璃上贴着膜，里面坐着人，漫不经心地停在路边好像在等人，这种车辆往往就是蹲守的警察开过来的。

小区很安静，位于城乡结合部，市里面拆了农民的房子，就建了这一片小区来安置他们。这种房子有不少都是对外出租的，管理上比较松懈。

张伟在小区旁边绕了一圈，观察了小区周围的车辆和人员之后才上楼。他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消防通道，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熟悉楼道，这样冷不丁跑下楼的时候不会感到陌生。

这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张伟、李明亮、孙勇三人是在一个半月前租下来的，他们一口气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所以这段时间房东也不会来打搅。

孙勇是张伟的小学同学，高中还没毕业就去当了兵，当时只有十七岁，因为转志愿兵的问题和部队领导发生口角，进而大打出手。结果二十岁退役，二十一岁就因故意伤害罪入狱，服刑三年后提前减刑释放，后来因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再次入狱。

李明亮是孙勇的战友，五年前入狱，减刑两年后出狱，出狱之后因为是“两劳”释放人员，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认识孙勇之后，就加入了团伙。

张伟进屋之后，将枪掏了出来，顺手放在茶几下面，然后点了根烟，把事情大体说了一遍。

“挺顺的，他一看枪顶脑袋上，立马老实了，我把他捆暖气片上了。”

“大哥，为啥不崩了他。”孙勇问。

“孙勇，上次我就说了，能不开枪就尽量不开枪，枪声一响，这就是大案子，全城的雷子跟疯狗一样的抓人。还有，能不杀人就不杀人，给自己也留条后路。”张伟解释道。

今晚他去船厂家属区绑的这个人是本地羽绒厂老总的秘书兼保镖。今天因为感冒，这位保镖提前从工厂回来了，可刚刚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张伟找上门，给绑了个结实。而这一切，张伟都是在为明天一早的事情做准备。

张伟说完晚上的事情，到厨房做了一大锅面条，三个人就着中午剩的菜把面条吃了。吃饭的时候，张伟又把明天早上要注意的事情交代了一遍。

吃完饭，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开始擦枪。这是他们从北方某个边境城市买来的两支五四式手枪，以及一支五连发猎枪。枪支的所有零件都被拆开了，摊在铺着报纸的茶几上。五四式手枪的弹匣也被卸掉了子弹，他们把每一颗子弹都精心地擦拭了一遍。

三个人并不说话，房间里的电视机放着一部乏味的言情戏，奶声奶气的港台味普通话不时夹着一个男演员的号啕大哭声飘满房间。

冰冷的枪支零件被仔细地擦拭，每个零件都先擦了一遍灰，然后擦缝纫机油，最后再用干净的棉布仔细擦干，最后三支枪重新装好，冷冰冰地躺在茶几上。

张伟、李明亮从冰箱里拿出啤酒，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孙勇冲了个澡，钻到房间里呼呼大睡了。

这是张伟很喜欢他的一点，不管明天发生什么样头疼的事情，孙勇今天照样睡得着，不过一般睡得很浅，随便一点声音就能叫醒。

“当过兵的都这样，半夜站岗换岗，班长走到床边我就能醒。”孙勇曾经解释过自己的这个特点。

张伟觉得这个优点很不错，凡是干大买卖的，首先要能沉得住气，这一点，连张伟自己都觉得不如孙勇。

睡到晚上十一点多，张伟起身把孙勇推醒，然后两个人又叫醒了沙发上呼呼大睡的李明亮。

“走，干活去。”张伟低声说。

三个人沉默着穿好衣服，然后将手枪插在后腰带上。那支猎枪没有带，一方面是张伟觉得今晚用不上，另一方面是李明亮要先混进去，他也没法带枪。三个人是走下楼的，尽量走楼梯是一个好习惯，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熟悉环境。

市局东边一栋灰色楼房的三层就是刑警队的拘留室，陈平和几个同事刚吃完饭，就从刑警队的办公室里拿过几份报纸，然后胳膊下夹着卷宗就到了这里。

陈平先把那个中年人提出拘留室，带着他去了同一层的审讯室。那个被他亲手抓获的中年人余怒未消地看着他，眼里喷着火，恨不得

张嘴咬下他的一块肉。到了审讯室，陈平将他摁在椅子上，然后利落地将他的两只胳膊铐在审讯室的铁制长椅的靠背上。

“说说吧，这把是怎么折的？”陈平点燃一根烟，坐在审讯室里的另一把椅子上，从桌子上端起茶杯，呼呼啦啦地吹茶叶，问话的时候几乎看都不看对方。

中年人只是闭口不理陈平，目光盯着天花板。

“你们几个住哪儿？还有多少东西？是谁卖给你们的？”陈平一边抽烟，一边慢条斯理地问道。

中年人依旧不开口。

陈平并不着急，他展开报纸，开始漫不经心地看。他从第一页的本市重大新闻开始，一直看到最后一页的电视台节目预告，甚至连中缝都很认真地看了一遍。

中年人一直一言不发。

“说吧，早说早完事。你不说，那两个小子先说了，那你就是重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陈平放下报纸，打了个哈欠。

中年人盯着陈平，目光中充满挑衅。陈平从这种目光中读出来一些意思，看来这个嫌疑人身上的案子不算小，很可能以前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所以自己进门之后玩的这一套，对方好像并不太理睬。

川流不息的城市，夜色中飘着汽车尾气与水汽混合的薄雾。

张伟、李明亮和孙勇在中途换了辆出租车，最后停在一个有些荒凉的小区外面。下车之后，张伟撒了个谎，他说晚上要接一个朋友，让司机等着。

“先给你一百，你先睡觉，照样打表，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补。”张伟说。司机当然乐意，他放下座椅，躺在座位上蒙头大睡。

张伟和孙勇两个走得比较慢，李明亮走在前面，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他们三个并不认识。

李明亮走到一个六层楼的下面，然后回头看了看，张伟和孙勇明白了意思，不紧不慢地走到楼下树丛中，不露声色地开始等待。

李明亮一个人上了五楼，敲了敲五○一房间的门，他连续敲了六下，然后又敲了两下。

“谁？”里面的人问。

“我，猛子，前几天来玩过，今天搞到钱了。”

门开了，里面的人打量了一下李明亮，然后让他进去了。李明亮进了屋，先四下看了看，里外三个房间都围满了人，压低了声音聚精会神地耍钱。一个桌子开的是流水麻将，另外两个桌子是扎金花，贪婪的赌徒们瞪大了眼睛相互猜测着。

李明亮还是像往常一样玩扎金花，很快，对方三个人联手做局，赢走了他身上带的六千多块钱。李明亮显得有些发狂，不到二十分钟输掉六千块，外人看上去觉得他有点上道了。

“妈的，抽根烟，换换手气，你们谁来。”李明亮骂骂咧咧地下了牌桌，把桌上剩下的三千多块钱收进了兜里。

这个时候任何赌徒都会坚信李明亮很快会重新上桌子继续赌，而赢走他剩下的三千多块只是个时间问题。周围的赌徒很激动，今晚算是扎上点了，李明亮这个星期已经陆续在这个赌场输掉了四万多块。

李明亮走到窗户旁边，点了根烟，掀起窗帘，推开了窗户。旁边的混混立刻制止了他：“老大，不能开窗户，关上关上。”

“妈的，我透透气，不信我搞不赢他们几个。”李明亮嘟囔着，但并没有强行继续开窗子。混混们关好窗户，重新拉好窗帘。

李明亮心里很清楚，张伟他们在楼下看到窗户开了一下，很快就要上来。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外面的房间，装着围观打麻将。

敲门声响了，门口的混混压低了声音问道：“谁？”

“猛子的兄弟，过来给他送钱的。”门外的声音传了进来。

看门的混混有些不满：“妈的，说过多少次，为么事要把生人往这儿带。”

“操，那你借钱给我接着玩？”李明亮厉声骂道。

这时，里屋的赌徒听见外面的声音，走出来打圆场，他们当然希望李明亮接着玩下去，贪婪已经让这些赌徒漠视了即将出现的抢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